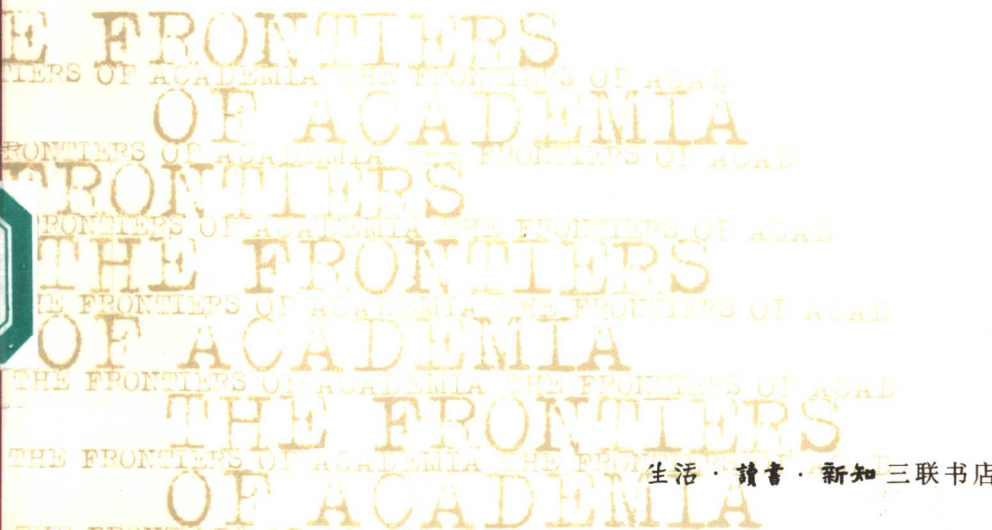


古典时代疯狂史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Michel Foucault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林志明 译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古典时代疯狂史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林志明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典时代疯狂史 / (法) 福柯著; 林志明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6

(学术前沿)

ISBN 7 - 108 - 02252 - 4

I. 古... II. ①福... ②林... III. ①政治思想 - 世
界 - 近代 ②精神病学 - 历史 IV. ①D091.4 ②R749 -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9027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7.25

字 数 630 千字 **图字** 01 - 2000 - 0849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学术前沿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译者导言：福柯 Double^①

我的书既不是哲学作品，也不是历史研究；
充其量只是史学工地中的哲学片简。

——福柯

一本书产生了，这是个微小的事件，一个任人随意把玩的小玩意儿。从那时起，它便进入反复(répétition)的无尽游戏之中；围绕着它的四周，在远离它的地方，它的化身们(doubles)开始群集挤动；每次阅读，都为它暂时提供一个既不可捉摸，却又独一无二的躯壳；它本身的一些片段，被人们抽出来强调、炫示，到处流传着，这些片段甚至会被认为可以几近概括其全体。到了后来，有时它还会在这些片段中，找到栖身之所；注释将它一拆为二(dédoublent)，它终究得在这些异质的论述之中显现自身，招认它曾经拒绝明说之事，摆脱它曾经高声

① 虽然我们在下面会用“化身”这个词语来译 double，但在这里，我们希望能 在标题保留它的法文样貌，因为 double 这个词语所包含的意念，除了一个和真身 (original) 相似甚至完全相似却又不同的反影式化身之外，还有双重、分裂等意义， 而它们更贴近本文所要谈的某些面向。

伪装的存在。一本书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再版,也是这些化身中的一员:既不全为假象,亦非完全等同。

以上是福柯在《疯狂史》二版序言中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在这一段话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个作品的翻译,因为它是为作品维持余生,它也属于这一类的“化身”：“既不全为假象,亦非完全等同。”

同时,我们所引用的这篇二版序文,它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化身的化身,一个前来抹灭第一个化身的化身。然而,一旦在这里引用它,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又将这个化身本身一分为二(dédoubler),使得它拥有一个先行出现的、片段性的化身,并使得我们这篇导论被包夹在福柯的种种化身意象之间。这么一来,这篇文章本身的计划,也就是作为它在理念层次化身的纲领,也就整个地陷入了福柯及其化身意象既暧昧又切题——至少我希望如此——的影响之下。^②这篇文章各部分将要处理的主题,也就围绕着化身这个半隐匿的旋律打转:

1. 首先,我们会讨论这本书本身和它的种种化身之间,必须先行阐明的基本问题:版本(完整本和删节本、附录和前言的策略性变化)、翻译(及其误读)。

2. 这篇国家博士论文的长久经营和变化过程,又是如何地

^② 这部译作本身其实也存于某种化身的阴影之下:原来出版社委托译者进行一份译稿的修订工作,但由于这份稿子的成色实在欠佳,译者进行的是“重译”的工作。

影响它的最后样貌：这里谈的是作为它生前之生的孕育过程。

3. 对于先前和同时的几份文本进行考古学分析：这些是先前于它和与它同时的化身。

4. 第一版序言和它的双重计划问题。

5. 福柯所进行的两个最基本但也最广泛运用的操作：分裂(dédoublement)和重合(redoublement)。这是为全书概念骨架赋予形式的两个基本操作。

6. 疯狂(folie)、邪恶(mal)、化身(double)之间的概念之结。

7. 福柯的修辞和行文风格问题。

8. 最后我们想要提出一本可以为福柯所谓疯狂之“沉默”的考古学作注脚的书本片段，邀请读者以它作为后福柯时代疯狂史的沉思对象。

一、一本书和它的化身

这里要呈献给读者的，乃是由福柯早期巨作《疯狂史》法文原本直译而来的全译本。这本书的打字原稿接近千页，而内容题旨丰富庞大，各种层次的主题相互穿梭。修辞风格时而激昂、时而细密；吊诡、正反论证接连而出。然而，过去中文所出的两种译本，其根据皆是英译本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转译而来，^③而英文版本本身又是法文删节本的翻译。节本和

^③ 两个译本资料如下：《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台北，桂冠，1992；北京，三联，1999。《疯狂与文明》，孙淑强、金筑云译，杭州，浙江人民，1991；台北，淑馨，1994。经笔者初步比较，其中以前一个版本较为精确、流畅，但仍有错误之处。

全本比较起来,不但页数少去一半以上,而且原来作为国家博士论文必须注明引用来源的近千条注解,也被削减到只有五十条,更别提参考书目和附加的史料汇集。由原来望之俨然巨型博士论文,缩减到一本便于流传、向广大读者招手的袖珍版随笔评论(Essai),这是一本书和它的化身,或者,这已经是两本不同的书呢?

以福柯在英美学界的盛名和影响,像《疯狂史》这样重要的作品,却一直只有节缩本的翻译,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怪事。到了1990年,英国学者和福柯作品翻译人歌顿(Colin Gordon)便以此事为基础,发表一篇引起庞大论战的文章。他的标题便已说明了他的主旨:《疯狂史》因为一直未有全译,所以它对英美学界而言,仍是福柯一本“未为人知”的书(An unknown book by Michel Foucault)。更值得注意的是,歌顿认为,除了翻译中罕见的细节错误所导致的扭曲外,即使许多福柯的批评者引用了法文完整版,他们对《疯狂史》的理解,却已受到节缩译本《疯狂与文明》的制约,产生了许多和原书意旨相反的误解,因而作出许多没有根据的批评。比如论者攻击福柯断定17到18世纪的古典时代里疯人并没有受到医疗,这一点不合史实,然而《疯狂史》却是动用了数篇章幅在处理古典时代的疯狂医疗问题,尤其是第一部《疯狂的体验》一章,而这一章在节本之中正是被完全删去。^④

^④ Colin Gordon, "Histoire de la folie: An unknown book by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90, 3, pp. 3—26. 这篇文章及论战文章收入 Arthur Still and Irving Velody ed.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dness: Studies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翻译对原文居然会产生这样的遮蔽作用,这实在也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那些引用《疯狂史》原文完整版的英美学者,并未真的认真读完全书(不过读者在这里可以相信我,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只是在法文原书中寻找和剪裁支持他们既成定论的引句。

由于歌顿文章所引起的论战反应,我们也可看到《疯狂史》中的史实精确性、主旨重点、解读方式的合法性、翻译困难、福柯本人的修辞风格、论述进程或概念暧昧与否,都被人一—提出来当作相关问题讨论。译者参考了这些文章,自然受益良多。然而,在其中发现的另一个小小的插曲,也令人体会到翻译对理解(甚至是对原文的理解)所能产生的影响:福柯对精神医疗史的重构和批判,一直是争论的重点之一。其中一个争执点是福柯为何不说明英国道德疗法的创始人威廉·突克(William Tuke)原来是一位外行(layman)——他的身份原是茶商——根本不是医生,更不是精神科的专家。批评者认为这一点足以说明福柯对史料掌握不足,误导最基本的历史理解,或是以法国史实为本位,遮盖了其他国家的特异之处。^⑤ 维护福柯者则引出一段章节证明福柯必然知道这个事实,但她仍然问道:“那么福柯为什么对这个似乎颇为重要的事实提都不提呢?”这位作者在结论里回答说:福柯的“错误”其实是“策略”,牵涉到他的基本计划——去

^⑤ 这一点主要是历史社会学家 Andrew Scull 的意见。另一位精神医疗史家 H. C. Erik Midelfort 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参考 Arthur Still and Irving Velody ed.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dness: Studies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 op. cit., p. 73, p. 154。

除过去的熟悉感。^⑥

这样的讨论过程,属于这次论战的基本对立之一:福柯对史实的操纵有问题(不合事实或是诠释有误)/福柯的历史方法、写作、修辞方式,和传统史学根本不同,所以受到传统史家排斥——如此,完整的译本对事态可能起澄清作用,但对改变传统史家的态度而言,可能完全无用。

然而,只就上述的争论点(福柯为何不说明突克原先是位门外汉),我们只能说正反双方的论者都没有读好原书。因为事实正好相反,福柯的确曾经明确说过突克不是医生!福柯这句话出现在第三部第三章(原书 p. 480, 中译本 p. 644),他问道:“不是医生的突克,不是精神科医生的匹奈,他们会比替索或居伦懂得更多吗?”就像读者们已经可以猜想得到的,这也是在节本中遭到全部删除的一章。

这段小插曲提醒我们,目前读者手上的这本书,因为它的庞大复杂,乃是一本很难加以整体吸收的作品。这是一本多视野、多重角度的作品。它在同一个物质性的书本空间里,却能展开多重堆叠的异质意义场景。而且这个情况又因为《疯狂史》在时间上先后出现的不同版本而更形复杂:不管我们使用哪个版本,其他不同的版本仍会像前世幽灵,由手上版本纸下隐隐浮出,絮絮不休,萦绕不去。

以下便是《疯狂史》的版本状况:

一、第一版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⑥ Jan Goldstein, “‘The lively sensibility of the Frenchman’: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France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 in Arthur Still and Irving Velody ed.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dness: Studies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 op. cit., pp. 73—76.

classique(《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 Éd. Librairie Plon, 1961 (coll. Civilisations d'hier et d'aujourd'hui)。这是依据福柯 1960 年完成的国家博士论文手稿印行的第一版(曾于 1964 重印)。其特点有,题辞“à Eric-Michel Nilsson”(福柯在瑞典认识的友人),及长达十一页的第一版《序言》一篇,为目前的通行版本所缺,但收入 1994 年出版的福柯《言论写作集》(*Dits et écrits*)中。(Vol. 1, no. 4, pp. 159—167)

二、节缩版 *Histoire de la folie*(《疯狂史》)于 1964 年出版(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 coll. 10/18),这是 Richard Howard 英译本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New York: Pantheon, 1965, 其中有一章为法文节缩版所无[“Passion and Delirium”])所根据的版本。一版《序言》仍在,但受到削减。书前的提示说明节缩的原则是保持原书的基本布局,但着重保留社会及历史面向。^⑦

三、第二版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古典时代疯狂史》), Gallimard, 1972 (coll.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除了最后一章有关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的一个长注被删去之

^⑦ 《疯狂与文明》的英国版由 Tavistock 于 1967 年首度出版,列入 R. D. Laing 主编的 *Studies in Existentialism and Phenomenology* 系列,并有 David Cooper 所写的导论一篇。由于 Laing 和 Cooper 都是“反精神医疗运动”(antipsychiatry)的主导人物,再加上这部书所列入的系列(Laing 和 Cooper 的主要思想参考为萨特),使得它在英文世界首先具有激进介入的形象。福柯在二版序言中对此显然有所影射。和此平行但向量相反的是,在法国国内,由于 68 学运后的极左思潮和社会运动,《疯狂史》的解读也由学院式批评转移到更具政治性的诠释。当然,福柯本人的政治态度转变,也有助于“鼓励”这样的倾向。

外,内文并无变动。作者以一篇不到三页的二版《序言》取代了一版序言。并在附录中加上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为目前通行的 TEL 版删去,二版前言中与此相关的一段文字也因此一起删除。其内容如下:

在此我只加上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已经出版。在这篇文章里,我评论了我自己有点盲目地说出来的一句话:“疯狂便是作品的缺席(La folie, l'absence d'oeuvre)。”另一篇以前在法国并未出版过。在这篇文章里,我尝试回应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一篇杰出的(remarquable)批评。

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资料如下:

a. 《疯狂便是作品的缺席》(La folie, l'absence d'oeuvre), 共八页,原出版于1964年,现收入《言论写作集》(*Dits et écrits*)中(Vol. 1, No. 25, pp. 412—421)。

b. 《我的身体,这张纸,这炉火》(Mon corps, ce papier, ce feu),共二十一页,回应德里达在1963年所作的著名演说《我思与疯狂史》(*Cogito et histoire de la folie*)(收入德里达在1967年出版之论文集《书写与差异》[*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此文有两个版本,第一版原刊日本 *Paideia*, No. 11, 福柯专题,1972年2月, pp. 131—147, 题名“回应德里达”(Réponse à Derrida)。此一版本与书中刊出的本文有许多出入,而且语调更为刺激。目前两文皆收入《言论写作集》(*Dits et écrits*)中(Vol. 2, No. 102, pp. 245—268, No. 104, pp. 281—295)。“Mon corps”一文并有英译“My Body, This Paper, This Fir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Autumn, 1979, 4:5—28。

这个版本还有一个特点,便是附有一幅 Franz Hals 的油画复制《女管理人》(*Les Régentes*),这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

四、现通行本题名为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古典时代疯狂史》), Gallimard, TEL 系列(1976 年进入此一普及版系列)。这个版本内文并未变动(这是 TEL 系列所标榜的编辑方针,TEL 之意即为“原文重印”),保留第二版序言,删去了二版附录的两篇文章。这是本书翻译所根据的版本。

二、《疯狂史》的成书过程

福柯在《疯狂史》的第一版谢词中向法国神话宗教史家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致谢时表示:“如果没有他,这份工作便不会进行——既不会在瑞典的暗夜之中进行,也不会波兰自由的顽固大太阳之下完成。”^⑧序言末尾标明的日期为“汉堡,1960 年 2 月 5 日”。由瑞典开始写作,在波兰重修,最后序言完成于德国,《疯狂史》主要是在法国之外完成,^⑨就像法国 60 年代其他和结构主义相关联的重要

^⑧ 福柯,《言论写作集》(*Dits et écrits*), Paris, Gallimard, 1994, vol. 1, p. 167。

^⑨ 当然,由本书的注脚可以看出,福柯也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和 Arsenal(意为兵火库)图书馆进行档案研究工作。这应该是福柯利用暑假回国时进行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福柯在书中对法国当代学术作品引用比例甚小,我们可以探究这是否和他在海外工作有关,而这一点也有助于促成本书的特殊性格。

思想家,比如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格里玛斯(Greimas),福柯本人的生平便有由海外转向法国国内的势态。

几个相关的年代如下:^⑩

1955年秋,福柯前往瑞典乌普萨拉(Uppsala,位于斯德歌尔摩北方七十公里的大学城),担任当地大学的法国文学讲师及法国文化中心主任。

1956年,法国圆桌出版社(La table ronde)向福柯提出一本有关精神医疗简史的写作计划。^⑪

1957年,福柯决定在瑞典提出博士论文。手稿的题目为精神医疗史,但实际已成为疯狂史。福柯希望乌普萨拉理念史和科学史教授林德罗斯(Stirn Lindroth)担任其指导,但

^⑩ 这里的年代和事件依据主要参考《言论写作集》中由 Daniel Defert 所建立的生平年表。

^⑪ 根据福柯的传记作者艾里彭(Didier Eribon)当时的预约计划,除了一本有关疯狂的历史之外,另有一本有关死亡的历史,见 Didier Eribon,《福柯传》(Michel Foucault), Paris, Flammarion, 1991, p. 85。笔者这里引用的是艾里彭作品的第二版(初版为1989年),书中增加一些新的文献材料。

另外艾里彭还在另一本更新的著作中整理出福柯在前往瑞典前构想的博士论文题目(然而其进行状况无法确定):

1951—1952 《后笛卡儿哲学中的人文科学问题》、《当代心理学中的文化概念》

1952 《心理学之哲学》

1953 《精神医疗和存有分析》

1954 主论文《现象学之“世界”概念及它在人文科学中的重要性》

副论文《讯号的心理物理学研究和感知的统计学诠释》

艾里彭同时引用当年的见证(尤其是杜梅齐尔)表示,福柯很可能是在和乌普萨拉图书馆的医学史收藏接触以后,才形成目前《疯狂史》的计划并决定其研究时代。见 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et ses contemporains* (《福柯及其同时代人》), Paris, Fayard, 1994, pp. 106—120。

在提出部分手稿后遭到拒绝。

同年,福柯过去的哲学老师,黑格尔专家喜波里提(Jean Hyppolite)(他同时也是《精神现象学》的译者),在读过手稿后,建议福柯将它改写成法国式的博士论文,并向巩居廉(Canguilhem)提出指导要求。

1958年10月,福柯前往华沙,仍为外交部担任类似职位,同时进行论文的修改润饰工作。

1958年圣诞节期间,将完成的手稿送给巩居廉审阅,对方回答:“不必做任何修改,这是一篇博士论文。”

1959年10月,福柯前往汉堡担任法国中心主任。

1960年,福柯进行副论文《康德人类学之生成与结构》(*Genèse et Structure de l'Anthropologie de Kant*)之写作,并翻译康德(Immanuel Kant)的《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 du point de vue pragmatique*)。由喜波里提担任论文指导。

1960年10月,福柯在得到法国中部克莱蒙-菲宏(Clermont-Ferrand)大学的心理学讲师(maître de conférences)教职后,回到巴黎定居。

1961年5月,在手稿遭到伽里玛(Gallimard)出版社拒绝后,由曾经出版列维·施特劳斯作品的普隆书店(Plon)以《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为题出版。5月20日在索邦大学答辩通过(依当时旧制,国家博士论文必须先出版才能答辩)。福柯获得的是文学博士学位(doctorat ès lettres)。

《疯狂史》的写作主要是在瑞典的三年之中进行,对于当地的生活,福柯曾有以下的回忆:

瑞典的现实中有一种美、一种严格、一种必要，显示出人在这样的现实中，永远只是一个移动的点，而他在一个超越他、比他更为强大的交通过程(traffic)中，遵从着某些律则、某些图式和形式。对于这一点，我们在瑞典会比在法国看得更清楚。在它的沉静之中，瑞典所揭露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而我们在其中发现，人不再是必要的。

福柯接着说，这也许是他思考反人文主义的开始，他在下面又说：

在过去，毕生致力于写作对我来说接近完全荒谬，而我也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是在瑞典，在瑞典长长的黑夜之中，我才染上了一天写作五六个小时的癖好(manie)和恶习……^⑩

对于《疯狂史》的形成，福柯可以在乌普萨拉利用 Carolina Rediviva 图书馆中的医学史收藏，具有关键地位。福柯的传记作者艾里彭(Didier Eribon)如此形容这个收藏：

^⑩ 以上的两段回忆皆出自瑞典一份文学杂志于1968年对福柯所作的访谈。见《言论写作集》，I, pp. 651—652。

对于福柯在一版序言中强调的瑞典黑夜和波兰太阳的意象对比，阿尔都塞(另一位疯狂哲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更深入福柯深层精神状态的暗示：福柯的《疯狂史》写作，有助于使他摆脱精神失衡的危机(福柯曾有自杀的尝试)，而当他写完《疯狂史》时，也是他觉得自己已经痊愈的时候。Louis Althusser, *l'avenir dure longtemps* (《未来持续长久》), Paris, Stock/IMEC, 1994 (初版1992), p. 40。

在1950年，一位藏书家艾里克·华勒医生(Dr. Erik Waller)将他历年收集的收藏捐了出来。这些文件的年代由16世纪一直延伸到20世纪初。全部共有二万一千件，包括：书信、手稿、珍本书、魔术书……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位业余爱好者所收集而成的医学史系列。几乎所有1800年以前的重要出版及之后的大部分出版，都被纳入其中。1955年，这份“华勒收藏”(bibliotheca Walleriana)的目录编辑出版。我们可以说这是时机恰好。^⑬

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在前面的年表可以看到的，福柯原来的书写构想来自一家法国出版社的出书计划，而且它可能经过一番转折，才成为目前的博士论文形式，因此也有助于形成此书主题上的复杂和风格上的异质。一份几年前公开的书信，可以说是目前可以看到福柯对《疯狂史》计划的最早自我说明。这是福柯写给贾克琳·维多(Jacqueline Verdeaux，她曾和福柯合译《梦与存在》，并为福柯和圆桌出版社牵线)的信，日期为12月29日，年代推定为1956年：

我已经写了将近175页。到了300页，我便会停下来。总之，我觉得我们对祖鲁族和南比卡瓦拉族(Nambikwara)，除了一些轶事以外，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不由侧面来谈这个题目呢？——谈由希腊思想所开启的空间中的疯狂和非理性。为什么不谈谈

^⑬ 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op. cit., p. 106.